商都钟鼓

“推销员”与武则天

郭振亚

《宇宙牌香烟》,是相声大师马季的代表作。自1984年在央视春节晚会上走红以后,常演常新。里面的不少妙句,刻印在观众的记忆里。比如:“窈窕淑女赛天仙,不爱红装爱香烟”;再比如:“我们宇宙香烟历史悠久,经验丰富,设备完善,技术一流。请你记住电报挂号:一推六二五;电话:不管三七二十一。”

由马季先生扮演的这个“宇宙香烟”推销员,我忽然想起了中国历史上的惟一女皇帝武则天,她居然被人强行拉来,做了一回推销员。某药厂,打出了这样的旗号——“揭开武则天红颜不老的神秘面纱”,说什么:武则天47岁时,其面容仍似17岁少女般妩媚动人,她长寿82岁,红颜仍旧不老……这和她买通太医,专门为其用太行山背阴处才能生长的珍奇参种——党参,煎制成膏,以滋养身体有很大的关系……根据武则天这一千年秘方,我厂尊古炮制……九蒸、九熏、九煮、九煎、九酿,45天高度浓缩而成……

这不是要武则天帮助推销药品吗?但细读这则广告,又觉得武则天不仅仅是推销员,她还是一个被药厂用来进行科研的材料,“科学家”们在她的脸上,在她的身上,挖掘出了“重大的科研成果”:服用他们那种尊古神药,可以“红颜不老”,就像活了82岁的武则天那样。于是,我的脑子再转个弯,觉得不对了,既然是“高科技”方面的重大成果,它应当见诸媒体的重要版面,抑或荧屏的“新闻联播”才是,而它为什么仅仅发表在一些小报的“广告版面”上呢?

看来,武则天还是当了某药厂的推销员,就像马季先生在《宇宙牌香烟》中扮演的角色一样。不同的是“宇宙香烟”只是一段相声,是讽刺虚假广告的;而死了一千多年的武则天,却是被厂家强行拉来,为他们的“神药”捧场,希望那些想使自己“红颜不老”的男男女女猛掏腰包。

过去,曾有一个厂家,看中一位百岁老人,以重金聘请,让他说什么“我为何长寿?就是因为服用了某某补品”,而老人品德高尚,不为重金所诱,拒做骗人广告;还有一个“高考状元”,也曾拒做“我为何考出这么高的分数?就是服了某某口服液”的广告。

由此,我很佩服某药厂的高招,他竟然巧妙地选中了武则天,一是武则天是个大名人,是我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其“名人效应”,远远大于歌星、影星;二是武则天早已离开人世,也就是说,她失去了话语权,她只能任做广告者摆布,决不会有任何异议;三是武则天也不会要一分钱的报酬,让她照样给吹、吹、吹……有这么多的好处,女皇帝成为推销员,也就可以理解了。

《宇宙牌香烟》里的推销员说“假话”,是为了让大家识破假话;厂家让武则天说假话,是为了让消费者相信假话。“假话”与假话,却有着质的不同。

登山(五首)

原非

嵩山一

久寄都邑厌市尘,
闲走嵩峰漫寻真。
一寺打坐高崖上,
云进云出不关门。

(注:据传,嵩山有寻真崖,谓道家仙修处。)

嵩山二

一呼阳春一呼秋,
结伴好作太室游。
春色迢递可放眼,
心傍高秋上云头。

黄山

石若卷云云若松,
幻景幻影动高穹。
莫道居世无艳遇,
但睹黄山偿一生。

泰山

地维之绝余岱宗,
凌海拔云堪自雄。
虽有好景招心仪,
却嫌寸石勒帝踪。

山花见折

行山道中,有山花一丛,鬓崖自开,灼然其容。及返,见已遭掳折,所余零落。想人间事亦多类焉,有感。

世间万物由天成,
繁疏艳媸各其能。
花红不为人眼开,
人眼何故自多情。

随笔

母子情深

牛玉乾

我娘离开人世已经两年了。她如果健在,也该是84岁了。我娘是两年前的腊月二十八回乡下过春节,在正月十八因心脏病突发走的。等我连夜赶回登封老家,也没来得及见上一面。两年来,每当我劳累一天回家敲门时,总会想着是我娘跑来开门,总会想着进门我看到的第一张面孔是娘的脸,听到的第一句话是娘的“俺玉乾回来了”的亲切呼唤;每当我进家走到娘先前住过的卧室门前,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朝门里望望,总感到娘还坐在床前,戴着老花镜缝这补那;每当我早晨醒来,总会想着娘还在厨房里忙忙碌碌,开火做饭,有多少回我急着上班不吃饭,她总是心疼地望着我责怪“又是不吃走了”。然而,这一幕幕,都成了我的记忆。娘走了。她在世的时候,我不知珍惜,没有抽出时间多陪她说说话,陪她到处走走看看。自己总是从她身边匆匆离去;有时假日我躺在床上看电视,她坐在床边同我说话,我常心不在焉,爱听不听的,有时还睡着了。然而,每当我醒来时,看见娘还坐在那里,满目慈爱地看着我。在她的眼里,我永远是需要她呵护的小孩子。

娘生前总为她出生在一个大户人家而自豪,她常常给我讲述她儿时备受父亲疼爱的往事,说她父亲从外回来总是给捎许多好吃的,有时还把她拥在怀前骑高头大马。然而,娘在32岁时,我爹就去世了,她一直熬寡。是她用柔弱的肩膀挑起了养育我们姊妹五人的重任。

记得1959年深秋的一个傍晚,我们娘儿六个到8里之外的舅家串亲戚。娘怀里抱着我的小妹妹,11岁的我背着我的小弟弟,另外两个弟弟妹妹跟在后面走走跑跑。路过颍河滩高桥坟时,我们实在走不动了,就坐在河滩石头上歇息。突然,娘撕心裂肺地大哭起来,弟弟妹妹也不懂事地跟着哭了起来。“我的命咋这么苦哇,这日子咋叫人过呀。”娘哭着不断重复的这句话,50年来,其情其景一直清晰地、也一直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之中。

在我的记忆里,娘从那个傍晚过后,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我从没有再见她掉过眼泪,她坚强地带领我们兄妹走过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饥饿的那场灾荒年景,闯过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动乱的那段斗争历史,含辛茹苦地把我们拉扯长大成人。1972年10月,我在巩义市回郭镇高中当教师。有一天午饭后,我正在办公室备课,突然我三弟进门叫我:“哥,咱娘来看你了。”我猛地从桌后站起来,瞪眼瞅着清瘦疲惫的娘亲,半天说不出话来,顿觉热血上涌,热泪盈眶。从登封老家北烟庄村到巩义市回郭镇高中,那时没有公路,不通汽车,全是山间小路。我娘在我三弟的搀扶下从家里出门,是一步一个脚印,一走一拐,穿越少室山,翻过太室岭,走下十八盘,夜宿参驾殿,第二天一早又起身,直到下午两点才赶到学校的。俩人一天半赶了110多里山路,啃了一天半的红薯粗面窝窝头。当我端来热水替娘洗她那缠过的小脚脚,看着她两脚血泡掉泪时,娘笑了,她说:“娘只要能见到你,就不觉得疼,不感到累。”

随后的30多年,我娘有时在乡下为弟弟妹妹们的家庭抱孩子,做家务;有时跟随我进开封、到郑州,替我照看孩子,操持家务,年复一年,来去匆匆,忙个不停,全身心都贡献给了儿孙们。2001年,我响应市委的号召,不定期领报社驻村工作队下乡扶贫。离家出门时,娘塞给了我一个笔记本,让我带上。我打开一看,是她老人家口述,由我三儿子代笔写给我的三句嘱托:“不要占人家的小便宜;说话办事不要总由着自己的性子;世上路有三条,咱要走中间那条道。”我看后问三儿子,奶奶讲的怎么样?三儿子回答:“奶奶真的很伟大!”是的,我娘真的很伟大。我代表报社党委连续下乡驻村5年半,不辱使命,娘的三句话真的发挥了很大作用。娘对我的身传言教,永远是我为人处世的座右铭。

两年来,在想娘的日子里,我总会喃喃地哼起《懂你》这首歌,歌词把我带进无尽的遐思,向梦中的老娘诉说着我的心语:“你静静地离去,一步一步孤独的背影,多想伴着你,告诉你我其实多么地爱你。”……

农家乐(国画) 吴正肃

文苑撷英

春的别称

李济通

古代,将夏历的正月、二月、三月称为春。一年四季在于春。尽管“春搭六九头”,从“六春”之日起,春已来到。但习惯上仍从春节算起。自春节之日,春季正式开始。春乃四季之首,是万物复苏的象征。古人对春情有独钟,充满憧憬和希望,所以他们对春多有溢美之词,即使从名称上来看,也可窥其一斑。

青春(屈原《楚辞·大招》:“青春受谢,白日召只”);青阳(《尔雅·释天》:“春为青阳”);阳春(李白《梁甫吟》:“长啸梁甫吟,何时见阳春”);艳阳(南朝宋鲍照《学刘公干体》诗:“艳阳桃李节,皎洁不成妍”);三春(唐孟郊《游子吟》诗:“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九春(三国魏阮籍《咏怀》诗:“悦怪若九春,磐折以秋霜”);春节(南朝江淹《张黄门(协)苦雨》诗:“有合兴春节,愁霖贯秋序”);淑节(南阳宋谢惠连《代悲哉行》:“羁人感淑节”)。也有称阳节、韵节的。

春季按月分,正月为孟春,二月为仲春,三月为季春。孟春又有首春、初春、上春、首阳、元阳、春王、正阳之名;仲春则有酣春、大壮、中和、仲阳、阳中之名;季春也称晚春、暮春、三春、杪春、春杪等。而民间俗称,如孟春叫初月、端月,仲春叫花月、杏月,季春叫喜月、李月、蚕月等,则是随处可见,且更为形象生动,贴近生活了。

散文

尘缘

王吴军

前世,我只是在清清湖水中自由游动的一条红鲤鱼,你是撑着小船采莲的年轻女子。在碧绿的荷叶间,清波荡漾,荷香弥漫,我们的影子重叠在一起。我的心中涌起了无限的欢喜。

那是我们最亲密的接触,也是最让我幸福的往事。

微风轻轻吹拂,湖面上荡起细细涟漪。一种温柔,沁人心脾。我们的影子缠绕在一起,悄悄晃动着,很久,很久,总是不肯停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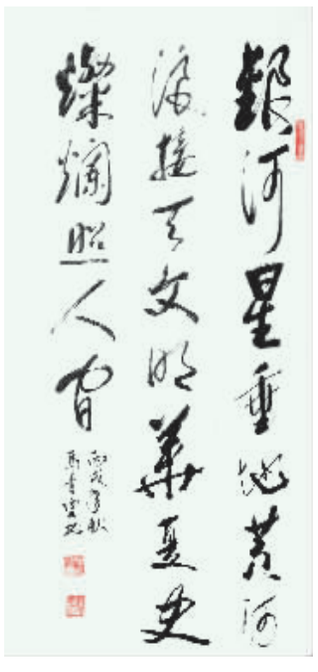
今生,我投胎为人,来到尘世,在风雨中呼唤着你,走过千山万水寻觅你的踪迹。除了你,路边的花草我不屑一睬,头顶的鸟鸣引不起我丝毫兴趣。

终于,我看到你从我身边经过。我和你说话、握手,你终于认出了疲惫却兴奋的我。尽管你最初曾忘记了我们前世的相遇,但在我的述说中,你恍然大悟。你说,你想起了那一切,想起了我们亲密重叠在一起的影子。

我惊喜。牵挂千年,终于让我们携手同行。

来世,我会成为一只杜鹃,在温暖的黄昏里,也许因为贪恋美丽的风景,徘徊在原野里,认不出回家的路,迷失了我自己。

那时,若是你到原野里采摘果实,再次和我相遇。妙龄的你,美丽的你,温柔的你,是否愿意牵我的手,送我回家去?



银河星垂地 黄河浪接天 文明华夏史 灿烂照人间 (书法) 马青云

绿城杂俎

“应声虫”的由来

夏吟

人们把那些人云亦云,自己毫无主见,只会跟着别人随声附和的人,蔑称为“应声虫”。关于“应声虫”的来历,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

宋代人范正敏的《遁斋闲览》和庞元英的《文昌杂录》中载:有个淮西人叫杨面力,中年时得了一种怪病。他每说一句话,或者随便发一个音,肚子里就有回声似的跟着说一句同样的话,或者发一个同样的音,声音虽不太大,但是能够清楚地听出来,好像有个顽皮的孩子躲在腹中轻轻学舌一样。这个病一害就是多年,并且越来越严重,声音越来越大,他十分难堪,不敢与人谈话,心理压力也越来越大,找过多少名医,吃过很多药,怎奈效果不佳。后来,他遇着一个叫刘伯峙的人,才医好了这个怪病。

刘伯峙告诉杨面力:“你的肚子里,生长着一种虫,名叫‘应声虫’,你只要把《本草》上的全部药名,一个个依次念下去,你念一个,它必定应一声,如果你念到一个药名,它不敢应,那么,这个药便是治它的特效药。”

杨面力就照刘伯峙的办法来念《本草》。念到“雷丸”时,肚子里没有应声。他就连服了一些雷丸,病果然痊愈了。

另一位宋代人洪迈作的《夷坚志》书中,也载有这样的传说。情节相仿,不过他说的病人是“永州通判厅的一个小吏”,而告诉他念《本草》的是一个道人,他念《本草》时,应声虫不敢应的药名是“蓝”。他把蓝捣汁而饮,吐出了二寸长的一个小人似的肉块,病就好了。

这些传说,尽管有具体的人名、地址,但也难于掩盖它的荒诞无稽,谁会相信以上的记述是事实呢?不过,“应声虫”式的人物,今天还没有绝迹,因此,这个词还不能取消,仍然还要存在下去。

新书架

《沉重的房子》

传英

这是一部描写两代人奋力挣脱命运羁绊,顽强追求美好生活的小说。故事以房子为主线,通过两代人升降沉浮的生活变化,把中国农民在时代潮汐牵动下求生存、求温饱、求发展的坚韧意志和奋斗精神及带着泥土气息的爱恨情仇刻画得淋漓尽致。小说生动真实地描写出陕北乡村现在时的生活形态,已引起读者强烈的反响和关注。

《沉重的房子》自从在天涯连载以来,网友反应强烈,有评价说:在看的过程中也许会想起《白鹿原》,然而却又是那样的迥然不同!有平凹忠实文思之秀气!更有路遥文风之清香!

文汇出版社出版

“打架比赛听起来很low耶,改成自由格斗赛会不会好一点?学校就算知道了也比较好搪塞过去。”室友建汉善于营销,立刻提供像样的建议。

“就这么办。”我从善如流。

“奖品是什么才是关键。只要有好的奖品就会吸引人来参加。”室友王义智随口说,一边遥控鼠标从网络芳邻里抓爱情动作片。

靠,我穷死了,哪来的奖品!

“最强。”我念念有词。

“?”王义智不解。

“‘最强’这两个字,就是男子汉最好的奖品。”我满意地握紧麦克笔。

我将这场打架比赛叫做“九刀杯自由格斗赛”,并将几张海报贴在宿舍公布栏与寝室门口,时间就订在期中考刚刚好结束的当晚,地点是大剌剌的管理科学系系馆地下室!

毫不意外,这场怪异的打架比赛很快就引起了广大的嘘声。

然而大家越是不相信,我的心意就越是认真,非常逞强地想把比赛给搞定。

期末考结束在会计学考试后的夜晚,许多同学闻风而来,挤在地下室准备看热闹。

由于头脑很好的交大学生真的很怕打架,所以现场报名打架的仅仅有三个人,我简直傻眼,跟我预期的暴走族大会串未免落差太大。

此时,感人肺腑的事情发生了。

“干,你们真的很孬种耶,只会说九把刀不敢真的办比赛,结果办了又没有人敢打,妈的,加我一个!”一向爱泼我冷水的孝纶卷起袖子,昂首阔步走过来报名。

“看来我也不能只是耍耍嘴皮子。九把刀,我一个。”建汉拍拍我的肩膀,脱掉上衣,露出长满长毛的史前胸肌。

“大家都这么捧场,但他妈的我还真的不敢打!不过我可以当裁判啦,计时的工作就交给我了,九把刀你就专心揍人吧。”义智也抖擞起精神。

室友都这么有义气,我能说什么?……

“那么,身为主办人,打开场赛启动大家‘真打’的觉悟,可是我的责任啊!”我爽朗地走到现场报名的三个参赛者前,帅气地选了一个我绝对不可能打赢的对手。

刘建伟,一个来自马来西亚的侨生,跆拳道社的红带,比我高半个头。最恐怖的是,建伟在马来西亚曾经学过泰拳,寝室里还用链子拴吊着一个沙袋练踢。

“建伟,我跟你打开场。”我说,建伟欣然下场。

全场哗然,纷纷鼓噪起来。

你问我为什么选建伟?很好。因为我是硬汉,就这么简单。

此篇爱情小说连载至此,竟出现如此突兀的武打场面,相信也是各位读者始料未及的。但就我的个性来说,这场格斗赛之所以发生,完全是种无法回避的必然。

这是我人生中重要的一夜。

“九把刀,你会被打死!”义智把我拉到一旁,好心提醒我:“建伟喜欢的女孩子正在旁边看,喏,就是她。在这种情况下你根本就会被打着玩。”

我顺着义智的眼神,立刻找到了建伟中意的女孩。唔,女孩是现任跆拳道社社长的女友,建伟万一输给了没学过格斗技的我,这辈子就别想追她了!

“哼,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做超越格斗技的草根流氓打架!”我不理会义智,大大方方走到建伟前,等待身为主持人的义智吹哨。

义智吹哨。

我摆起拳击姿势,而建伟则在众人的鼓掌声中笑笑以对,一派轻松。

猛地,我快速冲近建伟。左拳虚构了一划,右拳悍然朝建伟的鼻子击出。

没有第二种结果。建伟愣愣地倒下,鼻血喷出!

全场暴起一阵惊呼。

“建伟,这场比赛可是打真的。”我有些抱歉地看着愤怒不已的建伟,补充道:“你再不认真,就会被我干掉。”

建伟嘴巴猛骂粗话,草率地拭去鼻血,便怒发冲冠地朝我冲来。

“唔。”我瞳孔缩小,本能后退。

很可怕的脚!

我刚刚先声夺人,给建伟好好上了一堂课后,一下子就被建伟的快脚给扫得无法前进,心惊不已。

建伟的脚像鞭子,抽得我防守身体的双手都快没有感觉。这可是我此生遭遇到,仅此一次的真正“踢击”!

“王八蛋,再这样被踢下去,我的手就报废了。”我心怒。

我不想再闪躲,直截了当迎向建伟,挥拳!挥拳!挥拳!

于是建伟每踢我一脚,我就想办法将我的拳头砸在他的身上,一脚一拳,算是有借有还。我的拳头绝不留力,专朝建伟的脸猛K,靠着狠劲与气势,勉强与建伟打平。

23

连载

三从四德的旧礼教,在我脑中生了根,至今不容易改变。

直到德邻(李宗仁字德邻)在外写信回来,反对我们念旧书,这样,才又请过一位受过新教育的女先生来教我们。

随军生活几年,后又在大城市一住多年,我逐渐明白过来,知道男女同样是人,应该平等,自由。只不过,我的心目中,女人终究比不上男人,女人靠男人养活等等,这些看法,至今常常在言谈中流露出来,给家人笑话。

第二章 随夫军旅

离家行

民国六年,战局稍为平静,丈夫驻防在新会,他即派了一名副官回来,说是接我出去居住,以便照应他生活。我乍一听要我离家外出,心中又喜又忧,喜的是丈夫肯带挈我这糟糠之妻到外面去见世面;忧的是我这个乡下女人,去到城市,不知怎样说话行事,才不至于闹笑话。婆婆说:“德邻在外面几年了,身边没个人不好,再不让他们在一起,抱孙子还不知等到何时呢!”那副官嘱我不必带多衣服,说是到了外面,农村的衣服是穿不着的,因此我只收拾一些细布衣裳,布鞋则带了几双,银子首饰舍不得撂下,也带上了。那副官在一旁直笑。

新会是广东省最富的一个县,我们到新会那天,已近黄昏时分,何副官怕我丈夫等急了,船靠码头,便直奔营部。我与丈夫一别多年,见面自有一番高兴。我看他比才结婚那几年老成持重了,也比在南宁将校讲习所时威武多了。这时他更开通了,一见面竟当众笑嘻嘻地给我掸衣衫上的灰尘,把我羞得面红耳赤,就像做了见不得人的事似的。丈夫倒像个没事人儿,丝毫不觉得什么,一迭声叫掌灯开饭,并跟族叔见面道乏。

刚住下两天,便有一位女人来看我。她后面跟着个年轻姑娘(就是有钱人家的丫环)。还跟着抬食盒子的。她吩咐抬食盒子的人放下食盒子之后退下,才向我笑嘻嘻地走过来。这女人的打扮真叫我吃惊,只见她头上戴的那些珠花子、金簪子、耳坠子,边走边颤悠悠的。身上穿的,我也分不出是什么料子做的衣服,大概就是戏班子里面所讲的绫罗绸缎吧。她香气扑鼻得难受。我看她那手,白的白、红的红,嫩的不像人手,倒像刚洗干净的一把葱。那手上戴的戒指,腕上戴的镯子,全是金的,玉的。她的脸擦的粉好厚,嘴唇血红,但我觉得她并不好看。这女人在打量我后,一把拉起我的手直摇。并说:“李太,我来迟了,本当前天就来的,因我男人请客,我没得空。”还说:“你初来乍到,有什么不便,尽管叫附弁来叫我。李营长有公事,就让我陪你行街,看大戏,逛街买东西吧。你住的这地方也不够清静,我那边有的是空屋,请你同李营长搬过去住怎么样?”她一连串的话,我连插嘴的份儿也没有,只有瞧着她笑。这时我也不觉得腼腆了,因为觉得这个女人,倒比在农村看调子有趣。她站在我面前,直似唱戏,就欠个锣鼓声。不过,我并不喜欢她。事后,我丈夫告诉我,这女人是新会一个大绅商的太太。

生子吉庆

民国七年二月,我在新会,生下幼邻,他是我与李宗仁唯一的儿子(我曾在结婚第二年生过一个男孩,几个月夭折),以后我便几年不再生养。丈夫在新会时当了营长还兼代理县长之职。那时我年已廿八岁,这般年纪生养孩子,人都说要在意点。好在新会县是个侨乡,比广西桂林开通得多,有医院、也有专事接生的接生婆。我生幼邻时样样方便,丈夫还请了个中年妇女来照料我坐月子。与农村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女人坐月子,在农村说是最污秽不过了。产妇不能到厨房,更不能到堂屋,饮食也多禁忌,产妇自有碗筷,不得与他人的碗筷碰沾,说是有秽。产后三天,产妇自己要到外面溪河下游去洗衣物。夏天还好,冬天寒风刺骨,常常忍冻受寒而得了月子病。

生孩子的习俗,城市比农村开通,广东又比广西开通。我在广东生幼邻,要比在乡里生头胎好得多。我安安然然生下幼邻,更想到农村妇女生孩子的苦处。我在农村生头一胎时,婆婆也开通,肯入产妇的房间,送汤送水,这已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事了,我婆婆做了。村人还传为奇文,说我婆婆不怕秽,进了产妇的房,便不能点祖先的香的。

生幼邻还有不同的是,丈夫是个新人物,要破除旧习,所以他一听见孩子哭声,便快步入房,那接生大婶还来不及阻挡,他已走近我床前了,及至知道我平安生下个男孩,他才一路笑着出去。营部传开李营长弄璋之喜,县政府也沸沸扬扬的,一时许多人都来道喜,丈夫自然高兴应酬。

3